



双开锁

(曲艺集)

山东人民出版社

39.07

59

双 开 锁

(曲 艺 集)

山东省革委文化局编

•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印刷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

1978年1月第1版 1978年1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099·237 定价：0.19 元

目 录

拆界墙(山东快书) 陈永太(1)

炉旁战歌(山东快书) 刘金堂(14)

丑行录(山东快书小段) 张 军(24)

(一) 善宝送叔

(二) 江青哭娘

(三) 叛徒的自白

《创业》杂谈(相声) 潘贵才(36)

照像(相声) 陈道庭原作 李凤祺改编(47)

扒墙头(河南坠子) 刘 礼(57)

双开锁(山东琴书) 宋景德 刘 馨(64)

田间怒火(山东琴书) 彭根山 彭中岳作词
苏本栋 音乐整理(73)

拆 界 墙

(山东快书)

陈 永 太

邹西会战已打响，
千军万马斗志昂。
听这边，轰轰隆隆开山炮，
看那边，把荒山抽筋扒皮大开膛。

(白) 真厉害呀！

驼山上要修建高标准的大寨田，
急坏了前峰庄党支部书记魏双钢。
明天就要大动工，
我得去找后峰庄党支部书记李志强。
你看他趁着月光把山上，
迎面碰上“三界墙”。

(白) 为什么叫三界墙？这道墙修在前峰庄和后峰庄两个大队的中间，是队界、社界、又是县界，所以叫“三界墙”。

魏双钢不见界墙倒还好，
一见他就气的慌：
解放前地主老财挑着两县闹矛盾，
为争土地动刀枪，
打死人命好几口，
到后来修上这界墙。
解放后虽说合了好，
可还是阴不阴来阳不阳。
这界墙凝结着阶级斗争的血和泪，
这界墙是小农经济的封锁墙；
这界墙阻碍了团结战斗学大寨；
这界墙阻碍了根治驼山乱石岗；
这界墙阻碍了大打农业翻身仗；
这界墙阻碍了粮食产量早“过江”。

（白）非拆不可！

指挥部决定提前开工治驼山，
拆界墙还得双方来协商。
时间紧，任务重，
看看多么急得慌！看看多么急得慌！
但愿别再出岔子啦，
早一点挖掉我心上这个疮。
魏双钢恨不能立时就把墙拆掉，
嘭的声，掀下块石头扔地上：
“滚开！不许你再给小农经济来站岗！”

“对。不许它再给小农经济来站岗！”

（白）“谁？”

“我。”

“啊！志强，

我正想着去找你。”

“我特来找你魏双钢。

根治驼山头一仗，

首先得拆这界墙。”

“对呀！咱俩想的是一样，

首先得拆这界墙。

嘿！要多巧，有多巧……”

“这真是巧他爹碰上巧他娘了！哈哈哈……”

笑声朗朗冲九霄，

震得个界墙直晃荡。

俩支书隔着界墙紧握手，

亲亲热热把话讲

老魏说，“这几年就想改造这荒山，

削岭填沟干一场。

可就是一道界墙两分开，

土地插花难协商。

老牛掉到枯井里，

真是有劲使不上啊！”

志强说，“俺早想修上一道环山渠，

引水浇地多打粮。

就因为这道界墙挡住路，
畏难发愁投了降。
现如今根治驼山搞会战，
咱们消除隔阂拆界墙。”
“对！只要咱们并肩战斗学大寨，
山沟里定能飞出金凤凰。”
“对，对！拆界墙修上个团结渠，
插花地一律调成方。
大梯田能跑拖拉机，
准能让产量早‘过江’。”
老魏说：“可就是得毁掉你们的柿子树，
造成损失不应当。”
“哎，搞社会主义大农业嘛，
应当从长远利益来着想。

（白）就这么办啦！”

“那……好！”

魏双钢高高兴兴回村去，
不住的心里暗思量：
人家后崓庄的风格就是高，
拆界墙一点条件都不讲；
修水渠毁了他们的柿子树，
这损失一定得补偿。
要严防阶级敌人搞破坏，
也省的有人背后乱嘟囔。

（白）这怎么办？有了。
山那边有俺好地一小块，
二亩七分还硬棒。
再填平那条荒山沟，
替他们赶紧移栽柿子行，对！”
回村后立即召开群众会，
社员们听了拍巴掌。
扛着锨，抬着筐，
提着汽灯明晃晃。
一路笑声一路歌，
男女老少忽忽啦啦上山岗。
填沟移树干劲大，
来来往往穿梭忙。
社员们心情如同一团火，
可有个人心里比冰棍儿还要凉。
这个人老鼠眼，塌鼻梁，
蛤蟆咀一咧到腮邦，
脑袋大，脖子长，
又黄又瘦象个刀螂，
又奸又滑好取巧，
人送外号“琉璃棒”。
大会战，外流劳力都归队，
他被迫回来上山岗。
他看到拆墙填沟工程大，

老驴脸耷拉尺半长；
他心想：学大寨堵死我的发财路，
我让你吃麦糠咽的不顺当！
我侄女婿在后峰庄七队当队长，
名字就叫肖农祥。
性格刚强脾气暴，
是杆有名的“火药枪”，
我去给他点把火，
来他个老虎头上放炮仗，
肖农祥要是听了我的话，
拆界墙准得闹饥荒！
他想好主意假装肚子疼：
“哎哟！哎哟！疼死我了，
治晚了怕是要遭殃！”

（白）“回去看看吧。”

队长准了他的假，
“琉璃棒”离工地直奔后峰庄，
去找他侄女婿肖农祥。
一溜小跑到院内，
就听到一男一女正嚷嚷。
他侄女说：“大会战，好是好，
可不该毁咱的柿子行！
你看看这柿子结的有多大，
个个甜的赛蜜糖。”

肖农祥拿着个柿子直发愣，
疼得他象钢针扎在心窝上，
“咱支书胳膊肘子往外扭，
为啥不叫他们来赔偿？
越渴越给盐水喝，
姓肖的不吃这一桩！”
说着手上一使劲儿，
噗！挺好的个柿子滴了浆了！
咳！顺手往外猛一扔，
有多巧，有多妙，
正甩在“琉璃棒”的驴脸上。

（白）“吐！什么呀？黏大乎的！咳！”

“谁呀？”

“我！”

肖农祥近前仔细看：
“哟，二叔啊！你看看俺的这脸柿子汤。
快到屋里洗洗脸，
有事咱们再商量。”
“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我特来告诉你个新情况。
方才前峰庄里出人马，
偷刨了你的柿子行。
按规划那条荒沟本归你，
可他们连夜造地把它抢。”

“啊！你说的可是真话？”
“老丈人还能对你来撒谎。”
“琉璃棒”火上浇油说一遍，
肖农祥气得两眼象铃铛。
腾的一声蹦起来，
玄啦！脑袋差点顶着梁。
他迈开大步往外走，
“琉璃棒”后边还加钢：
“他姐夫，忍了吧，忍了吧！
你可斗不过俺前峰庄。”
“什么？我这就把俺支书找，
偏斗斗你前峰庄的魏双钢！”
他大步流星走的快，
来到了大队院里放高腔：
“支书！前峰庄无诚意，
拆界墙咱们吃亏他沾光。
半夜里带着人马上了山，
偷刨了咱的柿子行，
这算搞的啥名堂？”
“哈哈，农祥！
俺搞的是社会主义大农业，
要打农业翻身仗啊！”
啊！肖农祥，发了愣，
答话的不是李志强，

原来是前峰庄大队书记魏双钢。

“农祥啊：有什么意见尽管提，
可不能憋在肚里闷成疮。”

“魏双钢！咱井水不把河水犯，
两个庄隔着县界墙。

这个界墙不能拆，
你还得赔我柿子行！”

魏双钢闻听哈哈笑，
不住声的叫：“农祥！
毛主席号召农业学大寨，
治山治水高质量，
农田基本建设要一盘棋，
团结一心打胜仗。

咱是为社会主义创大业，
要甩掉小农经济旧思想，
搞会战必须填平这鸿沟，
搞会战必须扒掉这堵墙，
胸怀着共产主义大目标，
前进路上才不迷航。”

“搞会战要拆界墙好商量，
你们偷偷摸摸为哪桩？”

（白）“谁说的？”

“琉璃棒。”

“噢，果然是他。”

“偷拆界墙还不算，
为什么又偷刨俺的柿子行？”

（白）“谁说的？”

“琉璃棒！”

“又是他。”

“刨俺的柿子还不算，
为什么填沟把地抢？”

（白）“又是听谁说的？”

“琉璃棒！琉璃棒！”

“农祥啊！

琉璃棒解放前卖野药跑江湖，

解放后投机倒把在外乡。

他组织了地下运输队，

赶着毛驴直嚷嚷。

（白）说什么：小毛驴，跑得快，一天

赚它七八块，管你学不学大寨。

搞自发编成歌来唱，

你看他嚣张不嚣张！

社员会上多次批判他，

他表面老实暗猖狂。

利用你的旧思想，

挑拨离间破坏咱们拆界墙。

农祥啊！小洞不堵决堤堰，

小蛀虫也能毁掉榆木梁。”

他们两个正讲话，
来了支书李志强。
他上前拉住老魏的手：
“老伙计，你们是共产主义精神大发扬啊！”
“那里，互相支援是应该的。”
这一下闷坏了肖农祥：
“到底这是咋回事？”
我蒙在鼓里闷的慌。”
志强说：“前峰庄连夜动了手，
造地、移树分外忙。
怕咱们一方受损失，
拿好地替咱移栽柿子行啦！”
啊！肖农祥一听明白了，
顿时就面红耳赤闷了缸。
别看他火药枪脾气性子暴，
这一煞变成大姑娘啦：
“老魏！嘿嘿……
我不了解情况乱放炮，
还得请你多原谅！”
（白）“没事儿！”
老魏说：“‘琉璃棒’回去一定点邪火，
咱们要及时戳穿他的鬼花枪。”
志强连说：“对对对，
这事就坏在他身上。”

农祥：快快敲起集合钟，
咱和前峰庄一道填沟移树拆界墙。”

“是！”肖农祥使劲把钟打，
刹时间社员们集合打麦场。

魏双钢，头前走，
后跟着志强和农祥，

还有社员一大帮，
来到工地留神看，

“琉璃棒”正在那里放黑枪：

（白）“乡亲们不好了！咱支书在后峰庄
让人家围住了，

集合队伍赶快上，
咱们跟他干一场！”

“住口！”魏双钢大喊一声似雷震，
“琉璃棒”吓得转了向了：

（白）“我的妈呀！都来啦！”

他立时就腿发软，脸焦黄，
脊梁骨上直发凉。

狗急跳墙撒腿跑，
一旁气坏肖农祥。

“嗖”的声蹿出两三丈，
玩了个顺手来牵羊。

（白）“哎哟哟……”

肖农祥还没使上三分劲儿，

“琉璃棒”噢啊噢地叫了娘，
他噢啊噢地叫了娘了！
农祥说：“我今天才认清你这个老丈人，
一肚子坏水黑心肠！”
当场就召开了批判会，
揭出了他丑事一桩桩。
魏双钢跳上界墙把话讲，
声如洪钟震山岗：
“同志们！党的基本路线要牢记，
狠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
彻底堵死资本主义的路，
才能够一心扑到集体上。”

（白）对！

你听那口号声声震天响，
社员们摩拳擦掌斗志昂，
抡锨午镐齐上阵，
团结一心拆界墙。

炉旁战歌

(山东快书)

刘金堂

大庆红旗放光辉，
铸造厂猛学猛赶猛劲追。
你往炉前看，拿钢钎那位老师傅，
就是班长大老崔。
年纪五十上下岁，
六尺身材真魁伟。
高胸脯，粗腰杆儿，
绷绷硬的俩胳膊。
大手如同老虎钳，
手指头个个都象铁棒锤！
崔师傅一按电铃说出铁，
工人们龙腾虎跃把炉围。
“当唧唧”天车吊来铁水包，
“忽啦啦”取样勺举在炉前做准备。
崔师傅双手挥动大钢钎，